



# 黑 与 红

——雄心勃勃的密特朗

[法] 卡特琳·纳伊 著  
张成柱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 黑 与 红

——雄心勃勃的密特朗

[法]卡特琳·纳伊著

张成柱 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哈尔滨

CATHERINE NAY  
Le Noir et Le Rouge

---

Edition BERNARD GRASSET  
1984 Paris

责任编辑：刘福文  
封面设计：金力

## 黑 与 红

——雄心勃勃的密特朗

[法]卡特琳·纳伊著 张成柱译

---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 179 号)  
哈尔滨市龙华印刷厂制版 阿城市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32 · 印张 13 6/16  
字数：270,000  
1991年 9 月第 1 版 1991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5000

---

ISBN 7-207-01974-2/K · 177 定价：5.95元

# 前 言

1982年6月某晚，弗朗索瓦·密特朗在凡尔赛宫接待主要发达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规模宏大，极其排场，成为国际生活中一桩突出的事件。

灯火辉煌，记者如云。时间呀，停下你的脚步吧！但愿你赐给我们片刻的时间空间吧。

这座举世闻名的宫殿由于装备了电子设备而显得越发威严壮观。一切最矫揉造作的东西全被集中在这里了，仿佛要让全世界的伟人们相信，法国总统具有多么现代的意识。

然而，法国社会党的贵宾们更感兴趣的则是玻璃长廊里无与伦比的装

饰，而不是巧夺天工的工艺品和旋转翻飞的芭蕾。看来法国总统要在太阳王（指路易十四）的金碧辉煌的宫殿里美美享受片刻。你看他扬着下颏，闪着君王的目光，嘴角挂着淡淡的微笑。他作为这里一切特权的象征，颇有君王的风度。

弗朗索瓦·密特朗身材魁伟，仪表堂堂，很象波旁王朝威风凛凛的皇帝。他同酷似于宫廷画师克卢埃笔下的瓦罗亚王朝皇帝仪表的前总统德斯坦比起来，显然与总统的职位更加般配。

法兰西共和国（包括一名共产党部长作它的宫廷阁员）总统的举止又自然又显得异乎寻常，使我在这天晚上产生了要了解他的强烈愿望。这位要对我们的命运负七年责任的人是怎样的人，对此我知道得很少。我对他既不爱，也不恨，只有一点敬畏。我决心要弄清他从何处来，受过什么影响，在未执政前有过什么体验。在他尚未给时局打上烙印之前，是怎样的时局造就了他。弄明白他的人品和性格，是我的唯一愿望。除此之外，我再没有任何别的目的了。

# 目 次

前言	1
1. 雅纳克的幸福	1
2. 烙印	27
3. 我是谁?	45
4. 决裂与播种	76
5. 第四共和国·职业	148
6. 第五共和国·命运	257
跋	415

# 1. 雅纳克的幸福

弗朗索瓦·密特朗刚一上台，便于1981年5月21日孤零零地到先贤祠下了车。

奇怪的礼拜仪式！当他在博大冷清的先贤祠里游荡时，半个法国——他的那部分法国正高兴得发狂，沉湎于世俗的欢乐中。大概这部分法国人更加理解他在模仿前任的做法。七年前，瓦莱里·吉斯加尔·德斯坦为了巩固他的新胜利，便在支持者们的一片喝采声中，从香榭丽舍徒步走到明星广场。

密特朗的亲信方阵毫不惊奇。他们深知新总统对先贤祠怀有特殊的感情。某些博学的政治家会背一首亚历

山大体诗，会吹嘘某幅油画的蓝色深度或朱砂密度。而弗朗索瓦·密特朗，当人们提到某位大诗人或某位出名画家时，他就想立即指出他们最后安息的地方：“贝尔纳诺？葬在安德尔省佩雷瓦赞城他母亲的坟墓附近；马拉美？葬在枫丹白露附近的萨莫卢；万·戈格？葬在奥韦尔瓦兹；罗曼·罗兰？葬在布赖夫；布拉克？葬在第埃普附近的瓦朗热维尔，墓顶石上刻着一只展翅飞翔的小鸟。”人们对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这种怪癖颇感惊奇，他解释道：“创造了红尘生活的人们的尸体最终到哪里去了？我对这个问题很有兴趣，爱死者才会去爱人生。”

然而，五月里的这一天，不少法国人，不少左派选民，都对密特朗的这种不寻常的癖好迷惑不解，他们暗自询问总统到先贤祠访问的象征意义：是出于一个神秘主义者对盼望已久的政权到手后的虚荣心作出故弄玄虚的谦逊，是一个迷信主义者想急于驱赶走恶魔势力，还是总统面对着神秘的未来，极力想同那些永远也不会成为他的对手、更不能成为他的叛徒的先贤们作一次告慰式的对话呢？

新总统的灵感也许仅仅来自政治方面。一个世纪以来，左派被排除在政权之外。左派登上政治舞台只有稀少而短暂的机会。社会党的获胜者（指密特朗）向先贤祠中的让·若莱士<sup>①</sup>、让·穆兰以及维克多·舍尔歇等人的陵墓鞠躬，这就将断了许久的左派线条重接起来了，并使左派的根重新扎进

---

<sup>①</sup> 法国政治家，《人道报》创刊人之一，法国社会党杰出领导人，一次大战前夕被暗杀。



了历史的泥土中。半个世纪以前，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三名学生——保尔·潘勒韦、爱德华·埃里奥和莱昂·勃伦<sup>①</sup>，曾名正言顺地将左翼联盟引向政权。不久之后，他们三人都参加了让·若莱士盛大的骨灰搬迁仪式，从波旁宫迁入先贤祠，不过墓碑前仍竖立着一个十字架。

弗朗索瓦·密特朗选择这三座陵墓，也清楚地说明了他因成功而升起的希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疑虑。

实际上，整个法国的眼睛都集中到了先贤祠，注视着这位得胜者。令人惊奇的是，这位最神秘、最爱个人私生活的政治家在面对命运的时刻却煽起了千千万万法国人介入。通过二十世纪这种没有锡汞齐的玻璃镜头作媒介，他把法国人变成了激动、自豪、扬眉吐气、自信与胆怯相交织的游客，这独一无二的时刻紧紧扣住了他的心弦。

总统没有选择最合适的舞蹈动作设计，人们看到的是什么呢？一种令人惊奇的魔术：不断增加的玫瑰花。一个去城堡用午餐的世俗议事司铎，似乎捧上一束花就会变成新娘子一般——总统走进先贤祠，手里正是拿着花儿。他刚把一束花放在他所崇拜的英雄墓碑上，另一束无刺玫瑰仿佛又立即从他袖筒里跑了出来。昔日耶稣信女泰雷兹曾恳求上苍赐给她类似的圣迹，但是毫无效果。人们后来才知道，一些匿名的哑角躲在柱子后面，专为总统提供供品，并为他做迷宫里的向导。

摄影机放肆地盯着新总统的脸，他的面部线条被少有的

---

<sup>①</sup> 社会党领导人之一，曾一度任总理。

幸福凝固了，拉紧了，真可以说是心醉神驰了。他上身僵硬，象大理石石雕，被两条腿——石质化身体唯一有生命的标志支撑着，谨小慎微地迈着碎步，仿佛怕摔掉肩上扛的价值连城的宝物。短小的身子在无穷无尽的柱子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脚步声鸣响着，快乐的颂歌在不断扩张。

总统的墓地之行到夜晚方才结束，他最后又回到对他欢呼的活人之中。他的目光失落在只属于他的地方。他怎样看待自己呢？对自己不寻常的行动感到惊奇吗？在如醉如痴的时刻，他能感觉到为凑热闹而撒落下来的雨珠吗？他能听到马里男高音普拉西多·多米尼科在达尼埃尔·巴朗波伊姆指挥下演唱的《马赛曲》吗？

“他本可以选择法国演员。”新反对派嘟囔道。反对派还指出，总统的私人客人都是属于文学艺术界最具有国际性的、最先进的哥达式轰炸机类型的：如美国人威廉·斯蒂龙（1982年受勋）、阿瑟·米勒（1982年受勋）、埃利·怀赛尔（1981年受勋）；哥伦比亚人加西亚·马尔盖（1982年受勋）、墨西哥人卡洛斯·弗昂特、阿根廷人朱利奥·科塔扎尔以及土耳其人雅沙尔·克马尔。

法兰西文学界的代表里吉斯·德布莱、保尔·吉玛尔和让-埃登·阿利埃是这天总统在国内市场上文化胜利的象征。

到了二十点，朝拜结束了，统治开始了。这个政权究竟象是什么东西呢？它将要做些什么呢？

向左转，对此人们不愿去怀疑。许久以来，有的许愿，有的重复，都说社会党的宗旨和幸福押在相同的韵脚上。总

统竞选广告上曾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应该渴望新生活”。弗朗索瓦·密特朗登基后，应该驱除危机，废除不平等，击败失业，给每个人命运再造的机会，也就是竭力使最普通的老百姓得到确保安全的补贴，或者仅从心理方面来说，确保他们的一切尊严。新政权要让老板们吐出侵吞他人的劳动果实，要让工人少干活，多挣钱。法国要最终成为敢于蔑视残酷赢利的、举世无双的救世主和解放者。法国要重新获得力量与繁荣。密特朗政权将改变一切，历史正是这么要求的。如果全世界的一切理想主义者都互相支持就好了，可惜这只是一场春梦……

在野党不停地思索：得胜者密特朗之所以能成功地说服许许多多的人，那是因为在最暧昧的音域中做了手脚。他宣布同资本主义决裂，宣布富人的末日，宣布新世界的诞生。在这个新的世界中，最高贵者将变成最卑贱者，最卑贱者将变成最高贵者。如果总统的歌词不是用最动听、最高雅的曲调唱出来，那一定会吓跑许多人。这个让人担心教会学校办不下去的人，居然突然出现在古罗马风格的教堂<sup>①</sup>里。这个多年来一贯张牙舞爪的人现在似乎平静温柔了。这个常带着怀疑微笑看待人和事物的人，也知道让人们来赞同他对社会主义必要性所抱有的几乎象宗教般狂热的感情了。每个人都得接受这种感情，因为道义取得了胜利。弗朗索瓦·密特朗上了台，人民将会受到保护，将会不再遭受那种有损于热火朝天年代形象的蛮横审讯了。

---

① 此处指涅弗尔的塞尔马格教堂。

被击败的那部分法国人正在等待着新变化。他们尚不知这种变化的规模有多大。难道真要发生大动乱吗？难道社会党要在震级刻度盘上强加到10吗？或者，演变要一步步缓慢进行吗？……不得而知。密特朗将是罗伯斯庇尔、布朗基、盖德、丹东、甘必大、蒲鲁东呢，还是要做维克多·孔西德朗呢？结局还远远没有定下来。

“他不是来自于右派吗？”一些忧心忡忡的人为了自我安慰，这样问道。

“他这只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另一些人怒气冲冲地说。

说上述话的人仿佛得了健忘症，忘记了得胜者曾写过的东西（当然，他写过的东西并不足以披露他的真实情况），忘了他是什么人，他曾做过了什么事。

如果说童年包含着成年人人格的胚芽，那么密特朗的童年就能为我们今天了解他的品行提供一把钥匙。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童年的确为他本人打开不同的道路，有时甚至是互相矛盾的道路。社会环境、家庭环境以及所受的教育，使他成为自然而然倾向于政治保守主义一类的人（童年时代幸福的人长大后多半不会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但是，密特朗的性格和习性使他总爱站在反对面的立场上，来极力突出个人的意志，使他本能地趋向争执和叛逆。密特朗的气质对周围的人有一种本能的控制。他有权力欲，事事想争头名，这一切使我们相信，他生来就是做君王的材料。

弗朗索瓦1916年10月26日（星期四）生于雅纳克。他是父母的次子，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其父约瑟夫·密特朗是昂古列姆火车站的站长。其母名叫伊沃娜，娘家姓洛兰，十分笃信宗教，弗朗索瓦对母亲很敬仰。他的童年是幸运的。

他的家相当富裕，家里人从来不谈论金钱。家里人很多，兄弟姐妹八人，还有两个年龄相仿佛的堂兄弟，——这个家庭总是愉快的。这个家庭颇信宗教，让孩子们牢记生活中的道德原则。这个家也相当热情和亲切，时刻警惕同别人断绝来往。在不损害自由的前提下，既严格又灵活地制定一些规矩。

一次世界大战后生活在雅纳克并不象生活在一个平庸省里那样闭塞。在那样的省里，意外事件是小说家的富有异国情调的食粮。雅纳克这个只有四千人的小镇，以生产科涅克白兰地而站稳了脚跟，一向对外开放，同外国人做生意。英国、瑞典和德国的大商人来这里订货，他们被安置在高大的、迷宫似的白石房子里，开初被当作顾客，不久就被看作是朋友了。外来的风吹进了这个气候有节制的省份内，夏天不热，冬天不冷。海洋的风常在这里断了气。

夏朗德省的社会一片和谐，阶级斗争尚未进入人们的头脑之中。这个没有重工业的地区没有无产阶级。富人很富，“他们觉得他们该富，平民也持同样的观点。”<sup>①</sup>穷人一点也不悲惨。触犯刑律之事鲜见。最有钱的是新教派，也就是共和派。“在胡格诺派贵族与具有君主主义传统的资产阶级

---

① 雅克·夏尔多纳：《巴尔博齐厄的幸福》。

天主教派之间，人们互相打招呼，有时还互相推崇，但来往极少。新教派的天然盟友是里摩日的瓷商和波尔多的贵族。”<sup>①</sup>直到解放，新教派与天主教派资产阶级之间的通婚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

密特朗-洛兰一家信奉天主教，积极参加宗教活动，在这个狭小的社会里，占据可尊敬的地位。他们算是显要人，但不是属于最上层。在大人物眼里，他们是小资产者；而在小百姓眼里，他们又是大资产者。因此他们有着双重的自豪感：他们由于仁爱而同平民保持亲近，但对有钱有势者却持保留态度。对卑贱者不骄横，对权势者不低头——不怎么想缩短同该阶层之间的距离——一种带有非难色彩的距离。

人们尊敬密特朗家和洛兰家的人。乡人对他们的仁慈交口称誉。他们收养无依无靠的年老女亲戚或走路蹒跚的修女，丝毫不炫耀于人。他们有财产，但不夸口。他们不惜金钱，可以送一位在战争中失去丈夫的女人和一名作陪的女护士到瑞士某旅馆去休息一年半。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外祖父于勒·洛兰在雅纳克拥有好几处漂亮的四方房子——“占据某一整个城区。”雅纳克人在回忆往事时这么说。全家分住在两座高大、结实而美观的房屋内。每座房都有三层，两者都有当地常见的窄小的窗洞，中间被一片大花园隔开，花园里有天竺葵、桂丁香。“这两种花树多半是用来为上帝的存在申辩，而不是为圣母进行辩护。”<sup>②</sup>

① 密特朗对记者的谈话，见1972年8月《扩展报》。

② 弗朗索瓦·密特朗：《麦秸草与食粮》。

有一棵棕榈树，甚至还有一棵pinus pinaster Soland，这种海洋杉是新教生命永存的象征，也是房屋不可辩驳来源的标记。因为房子是外祖父从牧师手里买过来的，靠近一座教堂。这里生活着罗兰夫妇和他们的女儿安东奈特·萨拉赞及其两个孩子皮埃尔和小名叫洛洛特的伊沃娜。安东奈特在二次世界大战中丧夫。过往的客人们也在这里安歇。象小教堂一样昏暗的长廊里总是飘着一股浓重的蜡味。孩子们常怕在那里撞见幽灵。就是在摆着土里土气的或路易-菲利普时代式样家具的大间里，也有这种打地板的蜡味。旅游回来带来的印度公司的陶瓷和英国小摆设，补充了房间里的装饰。

另一座房屋住着密特朗氏的十口之家。总统的兄弟姐妹们在回忆过去时常说，他们的父亲爱将家具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使用或摆设。一张从坎佩尔带回来的布列塔尼式的封闭床被他细心地改成书架；客厅里的壁炉被装饰成同样的布列塔尼式柜子。他们说他们的父亲“具有爱好美好事物的兴致。”

姑娘们和小子们分别睡在两边几个宽大的卧室里。弗朗索瓦很小就会想怪点子，企图得到一个完全属于他的单间。他最后被允许睡在“鸟屋”里。这间房之所以叫做“鸟屋”，是因为墙壁上有个突出的部分，看起来好象一个红绿色的鸣禽鸟。

外祖父于勒·罗兰在特雷伊市镇上还有一点小产业，约有25公顷土地，在那里种植葡萄，产品卖给科涅克的制酒商。他的主要产业是在多尔多涅省边界区的奥布特尔附近的图旺，约有一百公顷土地，中心有座乡下财主住的那种舒适

房屋。对面是个供赏悦的花园。一些百年老榆树遮掩着附属建筑。他们每年到这里住上七、八个月，从报春花开到取肥鹅肝季节。他们的生活并不奢华，没用过热水洗脸，而用煤气灯照明。卫生设备相当简陋，厕所设在花园里，在当时，这一切都合乎这个阶层人的习惯。家里什么也不缺。有佣人侍候：一个厨娘，一个洗衣工，一个车夫。有急活时，三个佃农的妻子也来帮忙。

他们住在雅纳克期间，洛兰太太总是从布列塔尼挑选女仆，她根据照片进行挑选。至今全家还笑着回忆一个名叫玛丽的女仆。她寄来了一张她的全身照：她穿着她姐姐的嫁衣裙，看上去挺够意思，被选中了……可她来时，洛兰一家见到的却是一个身材矮小的畸形人。大家还记得一个叫西蒙娜的女仆，这人真惹人生气。她从早到晚总是唱《贝都因姑娘》。还有一个叫亨利埃特的风骚女仆，多少有点刺激男孩子们的官感。

每逢星期天，全家坐上有座垫的车子去望弥撒。马儿一路小跑，把他们拉到纳比诺<sup>①</sup>。这天，他们请具有拿破仑思想倾向的修道院长马塞兰神甫和不信宗教的激进派镇长德卢干吃午饭。这位具有夏朗德温和气质的当地名人普波纳<sup>②</sup>从不拒绝把他的弥撒酒卖给他的堂·卡米洛<sup>③</sup>。

餐桌上的东西鲜美丰盛：小牛脯、母牛肉、猪肉、蛋、

---

① 每年夏天，弗朗索瓦·密特朗总要到这个小教堂里。他似乎想在与教堂相连的墓地里选择他最后的安息之地。整个场所的照片现在摆在爱丽舍宫总统办公室的壁炉上。

② 意大利小说家盖莱奇（1908—1968）的长篇连环小说《堂·卡米洛》中的人物，后成为反宗教共产党人的象征。

③ 意大利小说家盖莱奇的长篇小说《堂·卡米洛》中的主人公、幽默而粗暴神甫的象征。



蔬菜和大量新上市果品。柑橘鸭是一道节日菜。缓慢的德罗纳河（孩子们常在那里划平底船）横穿洛兰家的产业。该河为他们提供雅罗鱼、金鲈鱼和鳗鱼。把渔篓下在鱼塘里，有时一夜能捕200公斤鱼。一部压榨机可提供核桃油。附近的人津津有味地说，密特朗的外公造的猪栏可以当作样板。人们还惊奇地说，他为佃农们建造了房屋。这种父道主义在当地是少见的。

小弗朗索瓦在进入昂古列姆学校读六年级前的七年中，每年两次同他的弟弟雅克、妹妹热娜维埃芙、表兄皮埃尔、表妹洛洛特到外祖父家，生活在这种环境里。“这里的天气和事物把上帝的意志述说得清清楚楚。”①

他们几乎不去市镇小学（一年之中在雅纳克去市镇小学几乎不到短短的一个学期）。拉普拉德和皮拉克的神甫象对城堡里的孩子那样，来为他们上课。时间表是很严格的：9点——中午；14点——16点。而且一切任性都不允许。房顶上的吊口大钟安排着孩子们的生活。从前庭到楼梯脚下都可以摇钟。

“瞧，小先生们快开饭了……”

“瞧，小先生们快上课了……”

田庄里的孩子们听到钟声便这么说。

“在图旺，我们不加思索地和季节、时日的节奏贴合在一起……晚上，我们降下灯身，去点煤气灯的纱罩。劈柴炉从十月份开始烧。我们的日常生活就这样从十一月被雨水打

---

① 弗朗索瓦·密特朗，《麦秸草和食粮》。